

虎

王良 著

梦

王良 题



陕西出版集团
太白文艺出版社



王良，陕西省吴起县人。
1989被招进钢厂，在厂期间，
吃苦耐劳，钻研技术。1996年
厂内经过筛选，又被技校录用
深造。1998年，钢厂下岗后，
被调到陕西延长油田任吴起钻
采公司职工。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虞梦 / 王良著. -- 西安 : 太白文艺出版社,
2011. 12
ISBN 978-7-5513-0163-3

I. ①虞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244478号

书 名	虞 梦
作 者	王 良
责任编辑	姚鸿文
出 版	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
发 行	新华书店
印 刷	西安丰源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787×1062 1/32
印 张	8.25
版 次	2012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513-0163-3
定 价	28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调换

目录

虞梦.....	1
阳光下的泪花.....	99

虞梦

改变你的性格
改变你的命运
改变你的命运
就改变你的一切

—

陕北的四月。昏睡几个月的土地觉得它的心已经复活了，似是而非的春季悄悄地溜入空中，溜入冰冻的地下。

春天的土地软绵绵的。瞧！几个露屁股、光膀子的孩子们正在活蹦乱跳地追逐着打闹着，偶尔怪异地喊叫几声，把落在电线杆上，正在用它那圆润、甜蜜、动人心弦的歌喉鸣唱的杜鹃给吓飞了。迷人的春天慷慨地散发着芬芳的气息——特别给孩子带来了生活的欢乐和幸福。

环顾四周，一眼望不尽的是连绵起伏的山丘。这也正是黄沙飞扬的季节。尽管春天渐渐远去，但是天空还是灰蒙蒙一片。陕北几乎没有什么景和色，只有裸露的像巨兽似的大山屹立在这广袤的苍穹里。景和色更谈不上。就算李白、杜甫等诗人再生，也写不出什么好的诗句来。唯有当代诗人贺敬之把延安的山、延河的水写得活灵活现、淋漓尽致，让外人一看，不知道延安有多么亲近，不知道陕北有多么神气。文人就是文人！

这个季节，只有豌豆这种农作物顶着微微的寒意，早早破土而出。它是农作物的楷模和骄傲。因为它不怕刚刚苏醒的、带有寒意的春天而顽强地生存下来，它是所有农作物的领头羊。

鲁鸣就出生在这个祖祖辈辈都面朝黄土、背朝天的黄土高原上，他年初才刚刚结婚。这时候正和他妈、婆姨三人在他家的山背后锄豌豆地。

天，阴沉沉的，凄冷的风吹动着满野的枯草，窸窣作响。山坡上的树木忧郁地站着，只看见“成年的小老头”枝头上挂着一星半点的绿色。

“妈！青莲！快看——”鲁鸣急忙火燎地给他妈和婆姨说。他们正锄上了劲，突然从北面刮起一股黄风，把半个天遮挡得已经看不清了。隐隐约约地看见从远处走过来一个陌生人，不一会儿就来到了豌豆地。这个陌生人看起来四十多岁，好像是个公家人，身材高大，满脸通红，走得气喘吁吁，往地上一坐，不停地揩脸上的汗水，生气地说：“你大（陕北方言，指父亲）到哪儿去了？”“你是哪里的？我大过完年就走了，到银川去了。”鲁鸣答道。“你有

甚事？”鲁鸣反问这个人。“你大去年在乡政府借了我五十块钱，到现在都没有给我还，让我爬了几座山才找到你们。”陌生人显然有些不高声地嘟囔着。这时鲁鸣怕刚过门的婆姨猜疑这个家，就把陌生人拉到一边说：“好我的叔叔哩，你长短再等些日子，我给你还，你不要担心，活人还能短下活人的钱，你看行不？”鲁鸣知道他大这几年在门外借了别人好多钱，理所当然也就相信了这个人说的一定不是假话，因此在不停地乞求他。

“不行！不行！你今几个就是天上说下来个鸟都不行。那是不可能的事情！我既然来了，就非得要个地方儿钱不可。”陌生人坚决不同意。

“没戏了，彻底没戏了。”鲁鸣心想：如果给钱，家里不要说五十块钱，就连五块钱也找不到。不给钱，陌生人肯定今几个非闹事不可，这是碟子舀水能看到底的事呀！再说，鲁鸣刚结婚，也就是东家借，西家凑才娶了婆姨。他想来想去，还是把那人带到家里再说吧。

这时候，天上的尘霾渐渐地散去，微弱的西风拍打着鲁鸣青春的脸颊，吹散了他的头发。他的脸上皱起了一个不成熟的疙瘩。

“妈——”他妈没听见。他又高声地喊：“妈呀！你和青莲先锄着，我回家和我叔叔有点当紧事要处理。”他妈和青莲说：“有甚事么？”“你俩先锄着，别管那么多。”鲁鸣一边打招呼一边扬长而去。

青莲笑着喊鲁鸣说：“呀——你回我也回呀，你鲁鸣说话不算数！你说你走到哪里就把我带到哪里。可你……”鲁鸣苦笑着说：“听话，好我的你了。”惹得他妈嘿嘿地偷笑说：“这么些憨娃娃……”

鲁鸣领着那陌生人往家里赶。

鲁鸣费尽了口舌，跟陌生人反复商量，最终还是没能得到对方的理解与宽容。陌生人非要拿到钱不可，否则就要卷走家里最值钱的东西。怕！怕！鲁鸣怕丢人，怕村里人说闲话，同时怕村里人笑话，更怕……“快！快！你准备怎办？”陌生人生气地嚷道，还不三不四地骂些很难听的话。

生性刚烈、性格内向的鲁鸣，这个七尺男儿就让这五十块钱给难住了。他百思不得其解，这几年虽然父亲做生意赔了，要账的也不少，还真没见过这样的人。他沉浸在思索中：这个人说起来家里光景很好，也有不少存款，他今几个是怎么了，好说歹说不听一句人话，不就是五十块钱嘛，何必要反目成仇呢？他想起《水浒传》第五十六回中西门庆关于钱的一句“名言”：“兀那东西，是好动不喜静的，怎肯埋在一处。也是天生应人用的，一个人的堆积，就有一个人缺少了。因此，积下财宝极有罪的。”今几个这事非得处理不可！鲁鸣想了个办法，他把结婚的衣服和放拜礼的鞋包起来，放到陌生人的面前说：“这些东西值五十块

钱！不过你要把它保管好，这是我结婚的东西，不同寻常。”陌生人打开包裹看了一遍：“值！等你大回来告诉他，我是乡政府对面梁家庄的，他知道！”陌生人抱着包裹打了个招呼，便离开了鲁鸣家。

用鲁鸣的话说：“谁见过这么无情之人，世上也少有！”这个世界有人已经没有人性了……

这次打击对鲁鸣来说太大了，他越墙而过，睡到了自家场上的柴草堆里，委屈地流下两行泪水。心里默默地对天发誓：“我要到外面闯一闯，挣很多的钱，养活这个破碎的家。”

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，中国农村的改革政策落实到了家家户户，不少中学生加入到农村掏“圪崂地”的大军中。沉睡的中国，多灾多难的中国，受苦挨饿的中国农民，借着改革的春风，要改变自己的命运。这批年轻的后生放弃了上学的机会，帮家里人挖遍了大半个陕北山山、洼洼、沟沟、岔岔，估计在世界上也算是罕见的事。

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，鲁鸣在这个时候辍学回家了。

光阴荏苒，不知不觉间到了一九八九年七月下旬，对于远离城市的农民来说，虽然迎来了改革开放的今天，但依然过着辛劳艰苦的日子。这块黄土地上的农民虽然填饱了肚子，但仍然感觉到物质上的短斤缺两。他们只有在温饱问题解决之后，才意识到必须要有钱才能使这个家庭“完美”。什么地方都要钱，譬如：大、小人口有疾病，缺少油、盐、酱、醋，点灯的油钱，和孩子上学等等。想方设法，苦思冥想，到外面揽工挣钱。祖祖辈辈处于封闭式环境的他们，能适应外部极速发展的环境吗？他们的路又在何方？

二

七月下旬的一天，蓝蓝的天空没有一丝云彩。村庄的杨树像病了似的，叶子挂着一层灰尘在枝头上打着卷，枝条一动也懒得动，无精打采地低垂着。马路上一个水点也没有，干热的空气烫着行人的脸。处处干燥，处处憋闷，整个树木和野草像被突来的野火烧了似的，使人喘不过气。狗趴在地上吐着舌头，骡马的鼻孔张得特别大。几个娃娃从河道上了岸，光着屁股，皮肤晒得黑不溜秋，胳膊、脊背晒得脱了皮，还在不停地嬉闹着，追打着。

今天的天气是怎么了，人们好像在蒸笼里过日子似的，好不熬煎！

“笛——笛笛——”一声清脆的摩托喇叭声打破了宁静、孤独而偏僻的小村庄。一瞬间工夫，农家小院的围墙上爬满了许多小青年和流着鼻涕的小孩子。

“哎，小伙儿们，”一个四十出头的摩托车手喊叫着，“你们谁家有活动扳手和虎头钳子？让我用一下，我的摩托坏了。”这时候，村里的大人、小孩听到喊声，争先恐后地跑到跟前，把摩托围得水泄不通。那个年代，这些农村长大的孩子很少见过这玩意儿。几个小娃娃把那

摸一摸，把这揣一揣，又把“离合器”捏一捏，好不稀罕！嘴里不停地念叨：“等我长大了也买一辆……”鲁鸣也和这些娃娃混在一起看稀罕。骑摩托的看着鲁鸣又看了一下摩托无奈地说：“刚修过才几天怎么又坏了？那些修摩托的都他们是些骗子呀！”为人憨厚的鲁鸣见状急忙说：“我家里有扳手和虎头钳子。”他跑回家里拿了扳手和手钳子递给骑摩托的。“谢谢你小伙子！”骑摩托的人感激地说。

骑摩托的一边修理摩托一边打量着鲁鸣，心里想：“好美小伙子。”便捷诚地问：“你多大了？结婚没有？现在做甚事？”鲁鸣没有具体回答他现在干什么，只是笑嘻嘻地圪蹴在摩托旁边，看着他修理那玩意儿。一小时后，摩托的链条和后支架的螺丝全都上好了。摩托车手从摩托的“脖子”拉出来一条脏兮兮的毛巾在揩手。

“哎，小伙子，有个好消息告诉你。”骑摩托的接着说：“我是从县城来的。”鲁鸣心想：“有什么好事也轮不到我们这些乡下人。”“什么好消息？什么好消息？”骑摩托的接着说：“你明天赶快到县城招待所，省城在咱县招工哩，明天可能是最后一天！”鲁鸣高兴地问道：“你知道是哪个厂家招工？”“省城最大的钢厂，也正是你们这些后生干的活，没问题，你赶快去报名吧。”骑摩托的说：“正是你们这些农家孩子的好机会，你说咱们这里的孩子每年守着这荒山野岭能有个甚出息呢？再说……”听到这些话，鲁鸣心想：“对！说的确实对！”

鲁鸣好像碰到了观音菩萨，碰到了救世主。

回到家里的鲁鸣，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。正好母亲下地收工早，也回到家里，鲁鸣迫不及待地告诉了母亲自己今天下午碰到的这件好事情。母亲疑惑地问：“你说的是真的吗？”鲁鸣说是真的，一个叔叔告诉我的。

炎炎的太阳渐渐地让河对岸那座大山遮挡住了。瞧！山顶上好像金子放光似的，刺激着人们的眼球！……不一会儿，太阳进入了西边的云层。人们在家里也和地里一样汗流涔涔，虽有微风吹过来，院子里的地面还是热乎乎的。

在北方这块贫瘠的土地上，人们世代居住的窑洞，没有客厅、卧室、厨房之分。做饭时窑里特别热。青莲在忙着做饭，鲁鸣和他妈坐在院子中间，铺上一块毛毡，放上盘子在吃饭。

一股细微的北风从上川吹过来，给这闷热的夏夜带来了一些凉爽，让人提了点精神。“妈！你说这个厂能不能去？”鲁鸣问母亲。

母亲刚下地回来，说实话听到这个消息，高兴得快要过头了，有气无力地说：“傻小子，你不去还等什么呢？”

“你上初中二年级回家时，妈气得不知道偷偷地哭了多少次，你们老小谁知道！我就想，你年龄那么小，这辈子算是下苦下定了，还能有个啥出息？”母亲继续唠叨着：“那年，你大在宁夏搞副业，生产队的人饿得心里发慌，你大叔在后山洼坡地上耕地时，快晌午了，歇了一会儿，就饿得站不起来了，躺在犁沟壕怎么站就是腿软得站不起来。你想：每天吃的苜蓿草芽子，喝的苦菜熬的汤，肚里没有一点点油水，真是眼睛发绿光，冒花花。

“特别是春季，等不上苜蓿草出来。把后山榆树枝上的榆钱叶能捋光，还要把榆树皮偷的剥光了。等榆树皮晒干后，放在石磨上很难碾，只好用铁杵子捣碎，直到捣成粉末和高粱面掺和起来，稍好吃些。但就是大便不下来，有时还得用棍棍戳。加上你大叔娃娃多，哪个娃娃要长大都得到外面要饭吃。日子过得叫苦连天呀！”母亲好像忆苦思甜地在给鲁鸣说，眼睛里噙满了泪水，说：“现在好不容易盼来了‘包产到户’，把山上的小片地掏完了，就连羊肠小道都不放过，加上年头和顺，你大又不在家，山里的庄稼全靠我一个人往回背，不到十天，两个肩膀都被勒肿了，你看到这些才放弃上学给我帮忙。”母亲语重心长地在给鲁鸣唠叨，一家人沉浸在宁静的深思中。

父亲突然回来了，一家人仍然沉浸在苦闷当中，也不知道是高兴，还是忧愁着什么。父亲的回来没有给家里增添。他在回家的路上早知此事，但他知道自己前半年没有挣到一分钱，也不知道是理亏还是怎么了，父亲闷声闷气地说“要去就去吧”。

“我年轻的时候，正好遇上‘文革’，到处一片混乱，天天抓的是‘阶级斗争’，加之咱们成分又不好，咱们的老先人什么都没有挣下，唯一给咱挣了一顶富农帽子。”

父亲开始回忆往事：“六七年那年，县上来了一次招工，说是煤矿招工，有多少年轻力壮的青年想去，总比在家里下苦强，我向大队申请要去，大队主任是贫下中农，你们知道他说什么？他说‘就没有好事，有好事能轮到你们头上吗？也不问一问自己是什么成分……’”

“小鸣啊，现在趁着你年龄小，”母亲沉重地说：“如今的农村不是光把地种好，就全部有了，而是必须到外面闯一闯。再说，咱们村里吃国家饭的人光景一直都很好，你这次要是真的能去，说不定能干出个什么名堂来，说不定啊鸣子，说不定将来真的能干到公家单位去，只要你一心一意，好好地听领导的话，脚踏实地地去干。人家大寨陈永贵还不是踏踏实实从农村干到中央去，他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骄傲……永远刻在我们的脑海里。你如果像他那样，政府肯定会用你，我就是在家里挣死也心甘情愿，也像别的人家里有个公家人而感到自豪。首先不要东山上、西山下，忙了一整年，啥收获都没有，家里人有头痛脑热跑哪去寻钱？”

鲁鸣认真地听母亲诉说着一切，打算离开这穷山沟沟。

鲁鸣知道他走了以后，所有的重担都会压在母亲肩上。鲁鸣苦恼地说：“那我走后谁给你撑腰？”父亲是个在家里待不住的人，一听说谁给家“撑腰”他便扭头回家睡了。

母亲郑重地说：“我给你整理衣服。”“妈！我哪有什么衣服，我的衣服……让人……就那套旧蓝中山服和旧的黄裤子。”

母亲说：“小鸣，别说了，妈知道！衣服旧不要紧，把它洗干净也好看，我现在就去给你洗一下。”

已经是晚上十一点钟！鲁鸣心里盘算着，世界上还有比母爱更伟大的吗？天下的母亲要把毕生微弱的精力都献给她们的子女，而天下的子女又有多少知道报答辛劳一生的母亲呢？

不管你身在何处，不管你有多大的官职，哪怕你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，母亲疼爱子女点点滴滴的行为，在忙碌的工作当中，被我们忘得一干二净，直到最后才……

母亲很快将衣服用食盐洗出来（因家里没有洗衣粉），鲁鸣在叮咛母亲：“妈，别洗了，这么晚了，洗了明几个早晨衣服也干不了。”母亲甚至有些激动，她带着喜悦的心情说：“我有办法！”

“小鸣，你快点过来！跟妈做个伴。”母亲在叫鲁鸣。

深夜，月牙坠落在西边的云层里，当空的星星也昏蒙蒙，暗影更浓了，远处也更朦胧。不远处传来几声微弱的蛙鸣声，夜晚的脚步声，把落在树枝上的鸟儿吓飞了，让人有些胆怯，鲁鸣和他妈顺着熟悉的小道一直走到场上，急急忙忙拿些碎柴火，回到家里用火烤锅，把衣服放在锅里炕干。

第二天早晨，天刚蒙蒙亮。在东方，人们可以看见一道亮光，上边发绿色，下边粉红色，最后成一道金红色，越来越扩大。亮光愈来愈呈现出粉红色，愈来愈明亮了。获得休息一夜的、快乐的世界又苏醒过来了。

对面那座大山上，已经有几个娃娃赶着牲口在唱：“几度风雨，几度春秋，风霜雪雨搏击流，历经苦难此心不改，少年壮志不言愁……”

“小鸣，快起床！”母亲在为儿子去县城考“状元”打包着行李。“这里面有八个鸡蛋、玉米面饼、瓜子……”母亲一再叮咛儿子“遇到困难，找找县城你舅舅。”

“我知道了，知道了！”鲁鸣兴高采烈地一边答应，一边给母亲打着招呼跑下了硷畔，站在公路上等车。

赶到县政府招待所，烈日当空，没有一丝的风，这天很憋闷。那里人山人海，县城公路两边的树下面挤满了人，有的在喝水，有的吃火腿肠，有的不停地用手在揩脸上的汗水……

整个招待所周围异常热闹。鲁鸣跌跌撞撞挤进了招待所的大院，第一眼就看到墙上贴着省城的“招工简章”，报名费五元。鲁鸣打心里想：“这不贵啊！不像个骗人的公司。”

中午开始体检，这个厂家自己带着医生。鲁鸣挤进人群，终于等到了体检，完毕后，医生对他说：“你的一切都很正常。”

这是鲁鸣没有想到的结果：穷人的孩子有老天保佑着，不用说！鲁鸣感觉每一道关卡他都能顺利通过。走出招待所的院子，公路两旁依然挤满了人，连车辆都很难通过。听说是钢厂招工，有些人是来看热闹的。俗话说：好男不进钢，好女不进纺。有些人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，又怕将来真的是件好事情，观望着，胡思乱想着。

“哎——这不是鲁鸣吗？”鲁鸣总算碰到冯小林这个熟人了，他俩是在县城打工时认识的，俩人叽叽喳喳地在议论着什么……

就在这个月，县城高考完毕，好多的应届高中毕业生都想来这里试一试，他们彼此基本都能认识，这儿一堆，那儿一撮议论着，只有鲁鸣和冯小林寸步不离。两个同是打工出身，都是没上过几年学的愣后生，很自然地凑在一块。

下午三点左右，考试的时间到了，主考语文和数学。题很简单，但考场很严格，弄得考试的后生们紧张得不知所措，可是不一会儿，监考人不知有啥事到外面去了。考场立时有点躁动，但还没有人敢吱声。“喂，鲁鸣！”自然是冯小林在叫。“快，快点呀！一会监考人来啦，把那道文字题给我抄过来。”他们这儿一开头，考场瞬间有点乱，给了“不法分子”乘虚而入的机会——相互抄题！

总算忙完了。忙了一整天，鲁鸣、冯小林都被幸运地录取了。

“哈呀，鲁鸣，咱俩都考中了，全凭你的照顾。管球它着哩，我看咱俩到食堂美美吃一顿再说。”冯小林要招待鲁鸣。“吃什么！我妈给我拿着干粮，啥都有。”鲁鸣随手递给冯小林一个玉米面饼，两人坐到树荫凉下面吃着，冯小林喃喃地说：“你妈对你真好，拿了这么多好吃的。”

“我从小调皮，偷鸡摸狗，不爱干活，爱吃好的，家里弟兄多，老人根本不把我当人看。”冯小林在诉苦。

“唉，省城招工，那么远的地方，你去不会后悔吧？”鲁鸣问小林。

“永远不后悔！”小林严肃地说：“总比待在这深山大沟里强得多，再说，我三叔以前就是从延安钢厂出来的，他现在还是物资局局长呢！”“这就对了！”鲁鸣在鼓励冯小林。俩人同时发出同样的声音：“东方不亮，西方亮。”

光阴似箭，转眼到了腊月。从老区来的近百名工人所剩无几，现有人员不到三十名。

原因分以下几种：

一、北面的人到了南面水土不服，有的甚至严重到睡在厕所隔边，随时准备跑进厕所。毕竟是出了门，加之地方的风俗有所不同，和秦城人交往起来很困难，难免有误差。

二、来的人并非都有像鲁鸣和冯小林这样的家境。

三、有部分人来的时候就有两种打算，分配到机关他们就留下来工作，分到一线，干又脏又累又危险的活，他们就走人。

腊月初四晚，虽然没有月光，但钢厂的道路在路灯的照射下非常明亮，没有路灯的地方，就是十五的晚上也难见到月亮。秦城的西郊是省上的重工业基地，钢厂与临近的电厂污染，天气阴霾，很难见到月亮！这就是他们的工作基地，这就是他们寻找的出路。除了钢厂、煤矿、参军，还能把命运交给谁？

已经是晚上十二点多了，鲁鸣在炉前下班了，冯小林在造块上班了，俩人碰到路上，冯小林掏出“圣地”牌香烟递给鲁鸣一支。两人坐在水泥路沿上。“哎！鲁鸣，人快要跑完了，你怎么连一点反应都没有呢？”鲁鸣把烟吸到肚子里，从鼻孔冒出，看他的表情感到很为难，一言不发，只管抽烟，呆头呆脑地坐那里，听冯小林在唠叨着。

鲁鸣想起远在老家的母亲，在他走钢厂之前，千叮咛万嘱咐：“谁家从钢厂回来在粮站工作，谁家从煤矿回来，现在是乡政府干部，谁家当兵回来，现在是水电局局长，谁家……”冯小林没再吭声，惆怅地看着鲁鸣有什么“高见”。

鲁鸣心里很清楚：这决定一个人一生命运的大事摆在了他的面前，但面对现状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再说，自从自己来到钢厂，接到母亲的几封信，内容主要是千万不能回来，家里一切均好，一定要将这份工作干下去，坚持到最后……

不知不觉又过了几个月，秦城的二月下旬是个温和的季节，灿烂的阳光一扫冬日的阴霾，天空顿时湛蓝如洗。这块“宝地”早已解冻，泥土中散发出草芽萌发的新鲜气息。经过几个月反复的磨合与思考，这些留下来的青年们逐渐适应了这个新的生活环境。

鲁鸣、小林等几个老乡把最初的那些烦闷、忧虑和新鲜感，都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淡去，适应了这种特殊的生活，迈出人生的第一步。

鲁鸣被分配到炉前，也逐渐适应了。在炼钢车间里，他和新老工人相处得很融洽，加之他身高体健，又很吃苦耐劳，得到大家的欢喜，他越干越心甜。说句心里话，他和其他的同伴不一样，他终于算找到一份梦寐以求的工作，他很珍惜现状，也正好顺应了母亲的心愿。

在钢厂期间，鲁鸣的重点工作是电弧炉炼钢。这是用电能作为热源的炼钢法。主要用废铁作为原料，是冶炼优质合金钢的主要方法。随着水力和核电力工业的发展，国外一些大

型电弧炉已大量用于冶炼碳素钢。这种炉子的特能是效率较高，温度容易控制，炉内气氛可以调整。此外，设备简单，基建费用低，投产快。

目前，世界各国主要就采用上述几种炼钢法。此外，这个车间为了冶炼一些特殊要求的钢种和合金，还采用电子轰击炉和电渣炉等冶炼方法。

转眼到了一九九二年十月份，经过几年车间培训，鲁鸣意识到炼钢这个粗活，看似很简单，其实很复杂，也就是粗中带细的活路。就算是东北冶金大学毕业的学生，也不一定能冶炼出一炉合格的钢水。他只要有不懂的地方，总是跟班长、炉长去探讨，又搜集了不少有关炼钢的书籍，加强学习，渐渐成长着，随之而来的是钢材市场的持续走好，奖金不断增加。鲁鸣终于看到了希望，看到了前程。他为那些早回家的工友感到惋惜：“你们为什么不能再等几个月回家呢？难道现状比‘长征’还艰苦吗？”这时候的鲁鸣有些自信，他默默地说：“真是见识短浅，永远成不了大气候。陕北有啥让你们留恋？祖祖辈辈靠种田，谁能把梦圆？问苍天，风调雨顺给几年？靠种田，一年不如一年。不思量，自难忘，你为何留恋？春秋忙得不得闲，年底家中无钱。山骨寒，四季缺水源，你能怨天？……”

“尤其是张少奇，你的文笔那么好，你说你从小酷爱书法。常给我们讲：一只较好的毛笔应具有‘尖、齐、圆、健、直’五个条件……假如看笔法，主要看它的起笔、手笔、中锋、侧锋、藏锋、露锋……提按、节奏等方面的特征，同时还要注意笔力，笔势往来及笔情墨趣的透露……你的文采和书法吸引了无数的职工。当其他人下班到处闲逛时，你总是埋头学习，床头总是放着一堆书籍。你用半年的时间背诵了你特别喜欢的《张爱玲文集》，认识不久，你让我拿书对照，看你背得怎么样，结果几乎全对。”

一九九零年，九月十四日的夜班。天下着蒙蒙细雨，忽大忽小刮起一股风，让人感到一阵阵寒冷。张少奇从炉前往化验室送水样，敲醒了熟睡的化验员。化验员有些不高地对张少奇说：“看你那鞋，把刚拖净的地板又弄脏了。”张少奇说：“没办法，现在正下雨，我上楼之前，把脚蹭了又蹭，真是对不起。”那女的恶声恶气地说：“对不起你妈……”不停地咒骂。张少奇跟化验员吵起来了。这时，不知从哪里冒出来几个男的，深更半夜从哪里钻出来的。他们不问青红皂白几下就把张少奇打倒在地，他的鼻、脸、眼全是紫色的。打他的理由是：一个大男人欺负一个女的。炉前班长等不上水样回来，就派另一个来寻张少奇。他缩成一团倒在楼道上哭泣，左腿似乎吃不上力，无法站起。那人跑回炉前告诉了班长，班长带人把他扶回宿舍。

早上，车间领导知道此事，召开会议，严厉批评了化验员的做法，并且让化验班的人去给张少奇道歉，当车间领导寻找他时，就连同宿舍的鲁鸣和其他人都不知道，他已经回到陕北了。后来听说他回去后就当兵走了……再后来听说他上了军校。

柳青说的对：“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，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，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，没有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是笔直的，没有岔道口，事业上的岔道口，个人生活的岔道口，你走错一步，可以影响人生的一个时期，也可以影响一生。”

下了夜班，累了一夜的鲁鸣，把澡一洗，显得很精神。他换上刚买来的灰色夹克，再配上一条黑色的裤子，显得格外清爽、朗然。

“鲁鸣，别走了！”班长在喊，“到工段房开会。”这是鲁鸣第一次参加会议。炉长开始训话了：“大家辛苦了！我也知道大家上了一夜班，但今天的会很重要，上个月为什么产量、质量都名列前茅？这个月怎么了？连着出了两炉都是磷高，尾巴翘起来了？”炉长继续说：“你们这个班是一炼车间三个炉子、十二班子最好的班组。除了鲁鸣和两个刚进来的新工，其他都是技校毕业的，论劳力，你们最扛硬！问题出在啥地方？”炉长越训越上劲；“你们现在已经被扣除了百分之五十的奖金，再出一炉‘非计划’，你们这个月就白干了。”

会议室里鸦雀无声。班长定平了脸，一声不吭低着头，时不时把头发捋一下，显得很尴尬。其他工人也低着头不停地抽烟。看！这一双双熬红的眼睛。

你看他，他瞅你。鲁鸣的脸上显得红彤彤。毕竟这是他第一次开会。心里想着：他一定要干好这一行业……工段房烟雾朦胧，炉长缓和口气接着说道：“你们要像鲁鸣那样，哪里不会，就问一问，咱们坐在一块儿讨论讨论，分析分析，到底是氧化期磷没脱下来，还是还原期前渣没扒净……”此刻，会议室的门哗地开了，探进来一个技术组的人说：“主任叫你到他办公室去一趟。”“知道了。”段长回答道。“没有其他事，肯定是因你班的两炉磷高的事。”炉长一边站起一边说着，朝二楼上去了。这个时候，大家伙同时散了会，各回各的房间休息。

“哎，鲁鸣……鲁鸣！快起来，谁还不上个夜班。你看我买些啥东西？”冯小林在叫鲁鸣。鲁鸣上了一夜班，加上开会开到十点，他睡得正迷迷糊糊。冯小林硬是把他拉起来，面前放些香蕉、饮料和花生。两人边吃边闲谈。“哎，鲁鸣，你知道我今天在街上碰见两件啥怪事？”“哎呀——你说你的，我听着哩。”鲁鸣不情愿地回答。冯小林说：“我们几个走在钟楼，看见一个男人随地吐了一口痰，让老婆婆看见了，她胳膊上戴着红袖章，喊了那男的一声‘站住’，声音很大，把周围的人吓了一跳，‘罚款五元！’‘为啥？’那男的反问道。老婆婆说，‘这里不允许随地吐痰！’那人瞅了瞅，掏出十块钱交给老婆婆，老婆婆正准备找钱给他，那

人说‘不用找了’，‘呸！’又吐了一痰，然后扬长而去。老婆婆尴尬地站在那里，逗得周围的人都跟着哈哈大笑起来。”

宿舍里的工人没有睡意了，大家都坐起来听冯小林和鲁鸣在笑什么。“第二件怪事！”冯小林继续说，“我和我班的一个同事走在土门靠近邮局的小广场，几个中年人吆喝道：‘蘸一下两毛，闻一下五毛，洗一下三毛！哎，美国引进的氢氧，进口的，如果每个人能闻一下，可以让你的胃、肠道内的一切污垢消失得一干二净，不信可以试一试’。真的也怪，人们一听说可以使体内的脏物消失，傻瓜才不干。人们自觉地排起了长队。”“那你闻了没？”宿舍的人全都聚精会神地听冯小林说，鲁鸣问道。冯小林笑得连话也不会说，“哪是什么进口氢氧，他们是用屎跟水兑成的，再放上黄色的颜料。第一道工序是你的手指头蘸进小罐里，两毛钱。第二道工序是用鼻子一闻很臭，确定他妈的是屎，不是其他东西！这一下你可以把肚里的污垢给消失完了，五毛钱！你非得洗一下不可。第三道工序是三毛钱，不贵呀，总共才一块钱。”工友们异口同声地问：“为什么不喊叫。”冯小林继续说：“你们用脑子想一想，这城里人哪像咱们乡下人，球大一点儿事，动不动就大惊小怪，再说，有几个人愿意说他们闻到的是屎？我估计那几个混混最少骗了二百块钱，因为当时人特别多。”顿时，宿舍一片寂静。

“那肯定要有味道，如果没有味道，你才会感觉上当受骗。”鲁鸣对冯小林说。

张英，蓝田人，于九二年春天被钢厂录取，同鲁鸣、冯小林一个宿舍。

“创新！创新！”这个社会不发明新的东西是不行的。张英说，这是典型的“特色”。一个人没有特色，难立足于这个社会。

这个笑话让张英陷入深思看一看现在的环境，从城市到乡下，几乎都是一个样。每到一处，必有想不到的恶劣环境和污染，使人们渴望有新鲜的空气呼吸……好容易碰见“进口氢氧”，谁又不想多活几年？他们虽然是骗子，但也抓住了人们的心理……张英平时很少说话，在这些工人当中说了这番话，让这些工人很是惊讶。特别是鲁鸣，他看到这个宿舍的人要数张英有文化，把听到的一个笑话竟然分析得如此有“文章”……

张英在市场买了大量的各类书籍（旧书），也吸引了不少工友对他的羡慕。他的书籍大部分是关于毛泽东的，其他的书很少。鲁鸣受他的熏陶，也开始向他学习，讨教，也买回了类似的书籍，俩人开始有共同的语言，经常在一块讨论这类书籍，结成一对好朋友。

数日后的一天，雨过天晴，阳光灿烂，省城的空气一时感到新鲜。这天，鲁鸣无聊上到宿舍的楼顶部，向南眺望，隐隐约约能看到秦岭山。

“张英，张英！快上来看。”鲁鸣爬到楼顶边沿上喊张英。“啥事，啥事么？”“快！你看，见到秦岭山了。”张英笑着跑上楼顶说：“那有什么好看的，下个月我领你到我们‘蓝天’让你好好看一看，和秦岭差不多，风景特美！”

“哎呀！来到省城几年了，才第一次见到秦岭山，真是稀罕呀！真是……”鲁鸣在给张英说。

他们一起从楼上走下来，也没有坐公交车，边走边闲编着。张英说起冯小林。“哎，鲁鸣，你知道我和冯小林上一个班。”张英对鲁鸣说，“其实，你们炉前比我们‘造块’好一点。如果你们出上三炉钢，我们这面还比较轻松，出上三炉，我们特忙。特别是出上三炉钢，刚吊走的钢模，转盘能热死人。”张英继续说：“有一天，我和冯小林上白班，我们分工干活。把我的活干完，轮到冯小林砌砖，‘造块’的大转盘热得厉害。工段长正好路过此地，就坐在风扇底下乘凉，看着冯小林怎么干。他的动作非常之快，加之工段长看着，冯小林很得意，热得汗流浹背。工段长看得很吃惊：‘这么多年来，还没有见过比冯小林速度快的。’工段长给其他工人讲着。”“你不要说！”鲁鸣对张英说：“他是热得撑不住才这样。”张英说：“你听我把话说完。他上到台子后，工段长很佩服他熟练的动作，递给他一支烟，他‘二朝’了，给工段长吹嘘：‘这转盘的温度有五十度吧，把我裤裆的那个玩意热得扁多长。如果会说话，它早就骂我不是个好人，只管自个往下一坨蹴，那热盘离它最近，亏得它不会说话……’逗得工段长哈哈大笑。他接着说：‘这瓦刀到了我冯某人手中运作起来，简直就是凤凰三点头。’工段长说：‘哎呀，冯小林我看你也经不住夸一下，说你尿的多，你说你长个猪尿泡。’工段长的俏皮话逗得大家全都笑得东倒西歪。他们来到省城钢厂，曾经哭过，曾经笑过，也曾经……眼中有泪，心中才有彩虹。每一个人都靠希望活着，不管前面的路有多么艰难，希望总是支撑着每一天、每一月、每一年、甚至一生。”

钢厂铁块的撞击声，各个车间机器的隆隆声，半夜三更火车的鸣笛声，工人的呐喊声……这些耳熟能详的声音，伴随着每一天。所有这些都是他们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。假如没有这种声音，他们将面临更艰难的人生道路。

三

随着钢材市场价格提升，职工的收入也在逐渐增加。这年是一九九三年，在省城，钢厂成为众多企业的领头羊。因此，省委书记、省长也常来视察、调研。职工埋头苦干，上下领导喜气洋洋、人人都好像有来了盼头。随之，钢厂焕然一新，小到厕所修缮、大到楼房装修。从大门口到每个车间院子，从花坛到围墙、中门是上下班的主要通道。因此要更换，它

是钢厂的重要形象，理所当然。中门两边放着十几幅图案，让进来出去的职工看怎么样的大门好看，拿笔打上对号。

有位老职工说：“这是不应该浪费的，我们的口号是‘自力更生，勤俭办厂’，怎么今天盈利了就忘记了昨天的苦！我看这厂长胡闹！”一位年轻点的职工说：“老师傅，这你就不懂了，这叫要跟时代走！我看这新厂长有魄力。”老职工生气地说：“对着哩，有‘破’力！”

二炼车间也有陕北的农民工，他们经常和鲁鸣等人聚在一起，讨论的话题自然而然就是干的本行工作。厂里有些啥漏洞，哪些地方管理不完善，哪些地方无人监督……鲁鸣反问老乡：“话从何来？”蒋全说：“我们在二楼工作，有时看到一楼装渣车先是将整块铁装入车厢，然后将渣子埋在上面，把大量的好铁都运往外面。听说每车渣子能卖好几千块钱。这是咱们亲眼见到的，没有看到的不知有多少。”

参与这样的讨论，自然少不了冯小林这个人物。听一听冯小林怎么说：“我跟西门的老汉关系很棒！”“你俩是怎么好上的？”鲁鸣问冯小林。“人常说：‘坏事里头有好事’。有一次，我骑着我那辆破自行车，车上带着饭盒，饭盒里装着两公斤重的铁块。刚到西门口，他妈的！西门的路道你们是知道的，坑坑洼洼。一不小心，车子上的饭盒掉在地上，饭盒里的铁块也掉出来了。老汉上前把我拦住，我身上正好装着二十块钱就给他，他说啥也不要，我硬是将钱塞到他的兜里，把自行车一推，急急忙忙就跑。”

“后来，每次出西门，进西门，只要老汉值班，他都给我打招呼。从那以后，老汉值班，我都带些铁什么的，老汉装做没看见……不然我经常请你们喝酒、吃饭，我哪有那么多钱？”

“再后来，我下班碰到老汉，就叫他吃饭，还有他老婆。他老婆可没有班上，闲在家里，两个娃娃都大了，靠那点工资根本上解决不了老汉一家的开支。”冯小林继续说：“你想想，老汉干了一辈子革命，从二十几块钱干到现在不到四百块钱，他不像你们，炉前有点奖金。再说一家四口人，靠老汉的工资能维持得住吗？老婆每天早上靠卖饼弄几个钱，加上两个儿子上学，在这个城市生活，难啊！”

冯小林就像搞什么演说，不以为耻，反以为荣，把在场的几个人说得沉默在那里，张英不知道在想什么，他点燃了一支烟，沉默许久才说：“这个就是现实存在的……再不要骂狼，狼也要生存，狼也……”

冯小林被人叫走了。张英接着说：“你们知道朱元璋为什么要杀不该杀的人？一天，他领着大臣们走到一棵又粗又大的树下，仔细看着大树，树开了不少的小洞。朱元璋问大臣：‘这么好的一棵树，枝粗叶大，风华正茂，为什么有如此多的小洞洞？’大臣们说：‘是小虫虫打的洞。’朱元璋愤怒地说：‘这么好的一棵树将来就要死在它们手里！’”鲁鸣接着说：“冯小